

南洋红头巾

彤子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南洋红头巾

彤子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洋红头巾/彤子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1. 8
(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重点出版物)
ISBN 978-7-218-07209-8

I. ①南… II. ①彤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9137 号

南洋红头巾

彤子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金炳亮

责任编辑: 谢海宁

装帧设计: 张竹媛 吴德灏

责任技编: 周 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18-07209-8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0.75 插 页: 1 字 数: 228 千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: (020) 83781421

[背景]

二十世纪初，国家动荡不安，水灾频繁，三水民间流传着“三天无雨车（水车）头响，一天大雨变汪洋”的谚语。当时有着这样一群年轻的妇女，或因洪灾频频，无家可归；或因丈夫早逝，无依无靠，被迫背井离乡，远渡重洋出外谋生，她们包一方红色头巾，活跃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做建筑女工，被当地人称为“红头巾”。



目 录

- 引 子 / 3
- 第一章 落雨大 / 5
- 第二章 舞艳阳 / 43
- 第三章 青山绿 / 95
- 第四章 归去兮 / 139
- 附 记 / 166

引 子

从决定写这篇与“红头巾”相关的小说开始，我的心里就一直惶恐，我惶恐自己不够丰富老辣的笔锋，无法将那个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的生存故事记录下来，再现在人们面前；我惶恐我童年的记忆会随着年纪的老去、生活的琐碎而逐渐散淡，甚至惶恐自己会突然失去写字的能力。然而，童年的记忆却在我的惶恐中强烈起来，推着我一往无前地走向那段我无法想象，只能靠道听途说和零碎文字记载的历史。当有一天，我突然看到一条新闻，说三水最后一名“红头巾”黄苏妹已98岁了，我的震撼大大地盖过了惶恐，黄苏妹是三水在世的最后一名“红头巾”，这个曾经影响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的伟大群体行将消失。在我们的记忆里，除了能隐约地回忆起一部叫《红头巾》的新加坡电视剧，依稀记得在那遥远的东南亚，有一座专门为中国女人而建的红头巾纪念馆外，我们还记得什么？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还能知道这段历史吗？“红头巾”在逆境里求生存的勇气，敢于突破自我、勇于拼搏的精神，在我们这一代，在我们的下一代，似是越来越难寻觅，我们听到的是绑架拐骗，是贪污受贿，是嫖娼卖淫，是连环自杀……责任、勇于承担，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笑话。我们失去了崇拜，失去了理想，失去了精神，甚至失去了记忆，失去了历史。我从巨大的震撼中回到更巨大的惶恐里来，或许，我们将要失去的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一段历史的记忆。月贞婆那佝偻着的挑着两箩筐元宝香烛的身影，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，那些她曾经对我讲述的，无序而断断续续的记忆，像散落的珍珠，一颗颗地闪现，它们曾经贯穿了我的童年，在那些暴雨狂涛的午后，她那缓慢的诉说，消除了我对雷声的恐惧，也慢慢地，让我对苦难、对艰辛有了模糊的认识，让我逐渐明了雨后彩虹何其珍贵。我无法抹去月贞婆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印象，就像时间无法抹去“红头巾”在历史上曾留下的贡献一样。我想，是时候将月贞婆留给我的珍珠串联起来，让它们在阳光下耀出彩虹般的光彩了！我权当这是月贞婆留给我的责任，是“红头巾”留给历史的责任。



第一章 落雨大

“落雨大，水浸街，阿哥担柴上街卖，阿嫂出街着花鞋。”

九曲河渐渐进入视线，月贞婆的脸逐渐扭曲，当车子从那座卧在九曲河河面上的芦苞桥穿越而过时，月贞婆冲到车窗边，把着摇晃着的玻璃窗，干瘪的脸扭成一条晒干的苦瓜。赖小申不知道母亲为何如此激动，她哑哑地对月贞婆叫了几声，月贞婆回身紧握着聋女的手，眼睛仍然望着九曲河。

九曲河的水依然是荡荡漾漾，清澈的河水流出了九曲十八弯，迂回曲折地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去。两岸芦草招摇，青翠蓬勃，一条黄土路顺着河的扭曲而扭曲，车子“唧当唧当”地驶上黄土路，扬起两幕黄尘，惊起数只锦毛的野鸡，“嘎咯嘎咯”地从芦草丛中扑腾出来，惊慌失措地高叫着，色彩斑斓的翅膀扑棱棱地拍打，瞬间投入河边的翠竹林内。细叶纤腰的竹子承受不住突然而来的投怀，被颠得好一阵左摇右摆，竹叶沙沙地响，颤出一股波纹般的风，风将野鸡的鸣叫一波波地从竹林间往外传送，送到河滩时，天空中那片遮着太阳的云朵突然移开了，阳光霎地洒在河滩的沙面上，沙子细白如盐，在阳光下闪烁，河水轻轻地拥吻着沙子，吻出一洼洼的沙坑，弓跳着的虾子和摇尾巴的鱼儿都盘曲在阴凉的沙坑里，抬眼一脸无辜地望着黄土路上这辆“唧当”而过的庞然大物。

一样的九曲河啊！月贞婆喃喃地感叹着，回头望了望开车的桂成。桂成嘴巴紧抿，眉毛拧着，全神贯注地把着方向盘，笔直的鼻子将他的侧面勾出刚毅的轮廓。月贞婆捏紧赖小申汗湿了的手，女儿跟着这样的男人，踏实。

桂成没留意月贞婆的神情异样，他开着车，载着月贞婆母女，脑海里却浮现出玉兰的模样。每次桂成开车从长岐小学经过时，玉兰都会趴在小学的围墙上，圆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目送着桂成开的中拖车远去。桂成知道玉兰在看自己，所以每次经过小学时，他都有意将车子开得很慢很慢。车子又从长岐小学经过了，桂成把车子加了速度，他不敢抬头望，他不知道这次玉兰有没有趴在围墙上，但他觉得背后有芒刺。如果玉兰知道他带回来的两个人，是要来跟他提亲的，她会不会一辈子都恨他呢？或许是想到了这些，桂成就不觉将车子的速度放慢了，他希望路能更长一些，更长一些，最好是永远都没有尽头。

路始终会有尽头的。

中拖车慢悠悠地停在了渡口。几个刚从地里扳了甘蔗叶的村民，挑着两捆绑扎严实的甘蔗叶在等渡船，看见桂成的中拖车，都放下肩上的担子走上来问：“桂成，这次又从县里带回来些什么好东西啊？”桂成的脸顿时红成了大染布，无所适从地瞟

了瞟后座坐着的月贞婆母女。村民也都见到月贞婆母女了，有根吹了声口哨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桂成，你家几时有这么漂亮的亲戚的？”桂成推开有根凑过来的那张好事的脸孔，跳下车子，打开后座车门，和赖小申一上一下，扶着月贞婆下车，大家才发现，月贞婆的一条左腿缠着厚厚的纱布，胳膊窝下还支着一杆黄亮的拐杖。

桂成说：“过了河，就到了。”

月贞婆支着拐杖，一步一扭地走前几步，抬头望见一艘黑黝黝的渡船正从河对面驶过来，船上站满了担屎挑粪的人，掌舵的摆渡公家言四坐在高高的舵后，头上戴了顶破烂不堪的草帽，愁眉苦脸地扶着舵。尽管月贞婆的一条腿受伤了，母女俩那新马客的打扮依然格外显眼。特别是赖小申，头发乌亮，皮肤白皙，引得渡口边的人们都围过来看稀罕。

有根婶忍不住问：“桂成，你家也有新加坡客？”

桂成懒得理她，他现在最巴望的是家言四的渡船突然坏在九曲河的中央，好让月贞婆断了过河的念头。可是家言四的渡船轰隆隆地向渡口这边靠近了，月贞婆问：“车子能上船吗？”

桂成摇头。中拖车上不了渡船，通常他都将车停在渡口。

九曲河窄了！月贞婆叹了一口气，又支着拐杖走前了几步，摇摇晃晃地立在渡口的最边上，吓得赖小申冲上前，扯着母亲的衣服，哑哑地大叫。月贞婆低头望着脚下的河水，不禁有点淡淡失神，在她的印象中，九曲河的河水，从来都没有如此柔软温顺过。

一

月贞婆经常在我面前絮絮地说起，她第一次来同树村时，九曲河给她的印象。她总说：“九曲河真温顺啊！它竟然变得这样柔软啊！”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句话，似乎忘记了要给我继续讲接下来的故事。这让听故事的我很难受，可我不敢问月贞婆，接下来她将会给我讲怎样的故事，是关于九曲河的故事，或是我三伯和玉兰的故事，还是她自己的故事？那时，村里人总说，月贞婆是个发疯婆，每到雷雨天气，她的疯癫病就会发作。有人说，她的疯癫病发作起来，抓到人就咬，被咬着的人也会跟着疯癫的。还有人说，她曾经借着疯病跑到九曲河河边，将一个路经九曲河的小乞丐生吞活剥了，清醒时回来，怀里抱了套脏兮兮的小人衣服。关于她发疯的故事，被村里人传得越来越玄乎，村中的小孩无不怕她，就连最无赖最泼皮的小孩，见了她都会噤了哭声浑身寒战。

我是村里出了名的“太妹”，人们好听些就叫我“世界女”，不好听的就骂我“男人婆”。但那时我实在太小了，小得根本就没有向一个传说中随时有发疯倾向的老人发问的勇气。月贞婆有一双极其粗大的手，老树皮般的皮覆盖着五根嶙峋的指骨，一道道青得发蓝的筋络在手背四散分布，让人一眼便看出，那手曾经所蕴含过的力量与坚韧。我害怕这双手，总幻想这双似老非老的手，会在我不合时宜的发问下激动、发怒，甚至在极度疯癫中将我捏死，像捏死一只蚂蚁。我更怕月贞婆的眼神，那双耷拉下来的老眼皮下闪烁着的两道眼神实在太诡秘幽深，像森冷的古井一样充满了神秘。月贞婆总是那样的沉默寡言，别的小孩子都不喜欢她，都不愿意到我三伯家去，可我对她却是既害怕又极想亲近的，在我童年的眼光里，似乎有曲折的经历，有满腹的故事膨胀在月贞婆的肚子里，左冲右突，却找不到诉说的出口。

月贞婆很老了，但她仍很勤劳，她像天生就闲不住，在给我三伯桂成盖了红砖砌的新房子后，又卖起了香烛衣纸。别人卖香烛衣纸都是到镇里的批发店批回来再零售，可月贞婆不，她让我三伯从县里带回来大袋大袋的蜡烛原料，自己搓蜡烛捏香枝剪衣纸。月贞婆是有钱的，村子里金银首饰的存货能比得过月贞婆的，恐怕没几家。我三伯母聋申陪嫁过来的两个红色大箱里，压得满满的全是绸子缎子和洋气的皮鞋，竟然还有金贵的香云纱。月贞婆根本就不缺那几个卖香烛的零花钱，可她却不肯让自己闲下来。好多人经过我三伯家门口，看见月贞婆坐在天井里搓蜡烛，都会劝：“月贞婆，七八十岁的人了，该歇下啦！”月贞婆不理，仍低头搓手中那条长长的红蜡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替她将印有黄色龙凤的胶纸卷贴在做好的蜡烛身上，然后撕下胶纸，一对活灵活现的龙凤便印在蜡烛身上了。月贞婆说：“好，龙凤呈祥。”我不知道月贞婆为什么爱说龙凤呈祥，但直至许多年后，我还会时常想起在我三伯家给月贞婆贴香烛的情景。

这天天气闷热，灰黑色的云朵低压在房子上面，空气似乎也被压得稠密起来了，人的呼吸又腻又燥，两只失了方向的红头蜻蜓，直着薄薄的翅膀飞了进来，在房子里面撞来撞去。月贞婆停下手中的活，望着蜻蜓。我又贴了几对龙凤，蜡烛没有了，我也昂着脑袋望蜻蜓。那蜻蜓真笨，明明进来的门口就是它们出去的出口，可它们就是不知道向门口的方向飞去，非要将圆圆的红脑袋撞在坚硬的墙壁上。

“要下雨了。”月贞婆说。

我说：“我喜欢下雨，下雨后的晚上，可以去田地里照青蛙，阿爸抓青蛙最厉害的了。”

月贞婆望了我一眼，问：“是过河去抓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，河对面的青蛙多，又大只。呱呱，呱呱叫的。”

月贞婆嘴唇抖了抖，目光追随着那两只经过一阵碰撞，终于找对了方向向外飞去的蜻蜓，慢慢地延伸进外面越来越黑的天幕里。一道白亮的闪电划过，将厚黑的天幕割开两半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巨大的雷声将沉闷的天空炸开，豆大的雨点“噼里啪啦”地打了下来，拍打在地面上，溅起一晕一晕夹着泥光的雨花。又一道白光闪

过，雷声紧接着炸响，豆大的雨点变成瓢泼的大雨，雨珠连成了雨帘，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雀跃跳动，欢快得像在舞蹈。我怕雷声，吓得双手捂了耳朵，忽然想起有人说月贞婆下雨天要发疯吃小孩的，更慌了，脑袋埋在两膝间颤抖。月贞婆伸手过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想跳起来冲出去，却浑身绵软，根本就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。

月贞婆没有发疯，她温和地抚摸着我的脑袋问：“玉丫，你见过九曲河决堤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软绵绵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，往她的怀里靠去。月贞婆身上散发着一股樟脑丸般的味道。

三

月贞婆开始给我说起的，是七十年前，发生在九曲河源头的一次震天撼地的大决堤。

村里没多少人知道，月贞原来出生在九曲河上游的一个叫刘寨的村子。九曲河的水曾经为月贞的一家，滋养了一季又一季的桑叶与蚕蛹。在成长的前八年，月贞对九曲河基本上是没有印象的，她每天喝的是九曲河的河水，吃的是九曲河的鱼虾，玩的是九曲河的沙子。对于月贞来说，九曲河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是理所当然的存在，因为太熟悉，反倒无所谓印象不印象。月贞八岁那一年的某一天，也像这样的一个暴雨倾盆的天气，那天，九曲河深深地刻在了月贞的印象里，像烙铁一样，刻入了她的皮肉，铭进了她的心肺，从此，甚至乎生，甚至乎死，她都没能忘记九曲河。

那天上午，月贞和弟弟月亮跑在门前的雨中嬉戏，月贞跑在前面，手里抓着一只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青蛙。这青蛙是月亮在门口的水洼边发现的，却被月贞一手夺了过去，月亮追在后面，哭叫着：“姐姐，把青蛙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月贞“哦哦哦”地叫着，不顾大雨，一路向前奔，月亮追不上，干脆一屁股蹲在水洼里，“哇哇”地哭。母亲穿了蓑衣戴了笠帽，站在门前大声叫：“月贞，不要欺负弟弟。”父亲则走出来，抱起月亮说：“不就是一只小青蛙吗？阿爸一会带你去鱼塘捉。”月贞是恨父亲的，她不明白，那样的暴雨已经倾盆般下了数个日夜，他为什么还要到鱼塘去？而且他更不该将月亮也带去了。

月贞记得，那是黑夜和白昼混沌不清的一天，那个下午，月贞和母亲各拉了个搁在床下的大木盆，慢慢地从房间移到客厅，客厅中央有两处瓦片裂了，雨水已经漏满了两个木桶，她们是想用木盆来替换木桶接水。月贞还记得，当时她还抬眼望

了望窗外的九曲河，此时的九曲河高高地起伏怒吼，仿佛要漫过河堤溢出来一样，两岸的芦苇与竹子都不见了，就剩下一条饱胀的河流，河水沉沉浊浊的，卷着暗黑的漩涡，在倾泻的雨幕中呼叫咆哮。那一刻，一个念头在月贞的脑海里浮了出来——九曲河真满啊！这时的月贞尚不知道，与九曲河连接着的北江水，此时已经被直奔而下的西江水逼得无路可退，被逼托涨起来，已经高得漫过了清远的石角围，使那里的堤围溃决。北江两面的堤坝再也无法承受急剧上升着的流量，巨大的洪水向着九曲河与北江连接的最薄弱处凶猛地撞击而来。突然，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，宣泄口的大闸被冲破了，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大的洪流癫狂了，咆哮着铺天盖地倾注而来，霎时，席卷了月贞眼前的所有景物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月贞的眼里，只有洪水的黄黑色，耳边是“隆隆”的巨响。月贞尖叫一声，感觉自己被高高地抛起，又急剧地坠落，呼啸激荡的声响，使月贞以为自己是一片树叶，被狂风扫落，吹卷，打转，飘忽无踪。隐约间，她听到了母亲的叫喊：“月贞，爬上盆，爬上盆。”月贞才感觉到，自己的一双小手还紧紧地拽着大木盆，突然而来的洪水并没把木盆从她的手里冲脱。月贞双手紧紧箍着木盆，先将一条腿挣扎着搭上木盆，一个浊浪拍过来，将她小小的身子托起，她顺势跨进木盆，失魂落魄地坐在木盆里，眼前已经是一片混浊的汪洋，她惊得哇哇大哭，呼叫着妈妈。“月贞，用手划水，向左边划。”母亲的声音在旁边响起，月贞向左望去，不远处有个大木盆，母亲的脑袋从木盆下面冒了出来，母亲努力爬上木盆，安慰月贞：“月贞别怕，我们还在屋子里。”月贞环顾了四周，才发现洪水是从大门冲进来，又从后门冲了出去，她家的房子并没有完全塌下来，只是被淹了大半截。近江靠河的人家，多晓水性，会撑船，农闲时，也常下河捕鱼，所以，一般屋子旁边都会系条小船。月贞和母亲几乎同时想到了系在窗子上的渔船。她们努力划水，将木盆划到窗边，那条小小的渔船正覆盖着浮在水面上，像半片黑色的瓜子壳，船桨挂在窗上，叶子般摇摆。母亲伸手出去，扳着船沿试了试，没扳过来。母亲皱了皱眉，脱了上身的外衣，用牙齿将衣服撕成条状，一条条用死结连了起来，然后用绳索将两个木盆连起来，让月贞拉着绳索连着盆的一边，她自己将绳索绑在腰身，吩咐月贞：“拉紧了，我叫收的时候才收。”然后，母亲跨出木盆，潜入水里。月贞的心脏几乎跳出喉咙，死死盯着母亲下水的位置，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就在小船的旁边冒了出来，此时涌进来的浪已没那么凶狠了。母亲站在水里，一手抓着窗框，一手去翻小船，覆盖着的小船动了动，却没翻过来，母亲又潜进水里，用手和脑袋去顶小船，经过几次努力，小船终于翻过来了，母亲一抹脸上的泥水，回头对月贞一笑：“去救阿爸和弟弟。”

母女俩撑着小鱼船，顺着狂喘的水流，在一片茫茫混浊的洪水中飘荡。母亲回忆着自家桑基鱼塘的大概位置，带着月贞在那片洪潮汹涌的水域兜转，洪水太猛，她们只能顺着浪潮的方向颠簸，母亲几次想将小船转头往回撑，都被洪流打了回头，小船在洪水上歪一歪船身，又被巨浪推着，向前抖出一段距离。母亲急了，回头对着那片有可能淹着自己丈夫和儿子的水域大声呼叫：“他爸！亮亮！”月贞也跟着

叫：“阿爸！弟弟！”母亲的声音是尖利的，叫得声嘶力竭，但是，巨大的洪水发出的轰响雷鸣，一下子就将母亲和月贞的声音淹没。月贞咬着嘴唇，努力把着船桨，此时的她已经意识到，这汪洋一般的大水里，恐怕只剩下母亲和自己还侥幸生存，她必须稳住小船，将母亲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母亲终于叫喊得没了声音，她失神地跌坐在船舱里，小船猛地晃了晃，几乎要将月贞颠飞出去，母亲吓得扑上前，紧紧拽抱着女儿的双腿。天像漏了一样，依然向人间泼着大雨，雨水像鞭子一样，狠狠地狂打下来，抽得母女俩浑身疼痛和冰冷。

小船经过一番挣扎，终于被大浪推到一座山的脚边，跌跌撞撞地冲了上去。母女俩一起将小船往山上安全一点的地方拖去，半山腰稀稀疏疏地坐着几个筋疲力尽的人，他们见到月贞母女俩，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。雨水依然哗哗地倾倒着，母亲直起腰，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在稀疏的人群里找寻了一番，没有她们寻找着的脸孔。月贞忍不住，“哗”的一声哭了。母亲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扭动了几次，然后毅然回身，拖着小船往山下拉去，几个男人冲上来，拽着母亲叫：“你疯了？不能回去！”母亲扭动着身体，狂叫：“我的老公和儿子都还在水里啊！”但男人们却不让母亲再次下水，他们拖着母亲和小船往山上拉，将母亲拖到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放开她。满山坡都是湿滑的泥泞，母亲跪在泥泞里，茫然地环视着那些和她同样衣冠不整，满脸悲伤的人们。暴雨倾盆，四周暗灰一片，突然一阵雷声轰隆，似要开了天，似要劈了地。母亲举头对着天，狂吼了一声：“老天爷啊！”

雨，终于歇止了；天，终于开晴了。但洪水仍然未退，上游不断有洪流涌进九曲河。大人们划了小船，到附近寻找其他生存者，剩下小孩们留在山上。月贞抱膝坐在山腰的一块石头上，盯着山脚下泥黄色的洪水，洪水一圈圈地打着旋儿，不时带来了肢解得只剩下竹竿的房架，还有稻草、衣物、床板和台凳，以及猪、狗和人的浮尸。母亲和其他大人每天都能打捞起许多具肿胀了的尸体，但没有一具尸体是属于刘寨村的。大家心里明白，村里不幸被洪水夺去生命的人，他们的尸体一定是漂向九曲河的下游，漂向那个叫广州的大都会了。但他们还是将这些非亲非故的尸体捞起来，埋在山顶的一棵老桉树下，下葬时，大人们都会对着这些尸体说：“安息吧！这里是大水永远也淹不到的！”

“给！”刘水生将一条小小的番薯递到月贞的面前，尽管肚子很饿，但月贞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，水生在月贞的身边坐下来，说：“我看见你整天都没吃过什么东西了。”

月贞问：“洪水会退吗？”

水生说：“当然会退的。大人们都这样说。”

月贞盯着水面，不说话。水生十四岁了，是村头大力伯的二儿子，洪水来的时候，他和大力伯刚好在山上给自家的红薯地挖土排水，突然，父子俩看见大雨滂沱中，北江像条奔涌狂怒的巨龙，咆哮着冲破堤坝，瞬间将刘寨村淹没了，将九曲河吞并了。父子俩丢了铁锹，扳了几根手腕粗的树干绑一起，拖到山脚下，不时有人

被洪流裹着，像树叶般翻卷着向山的这边漂来。在洪流前面，人是多么的渺小啊！那些溺水的人在洪流里浮沉，所感受到的，是末日到来的窒息和绝望，但当他们的手碰触到向自己伸过来的树干时，生的希望又点燃了。

“吃点吧！”水生说，“你必须要吃点东西的，我阿爸说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，我们不能再死人的。”

月贞低头望着那根洗净了的红薯，泪水不觉盈满了眼眶。月贞低头咬了一口红薯，真甜，那是她吃过的最甜的红薯。水生望着她笑了，那笑，也是月贞见过的最温暖的笑容。

当说到这里时，月贞婆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起笑意，似菊一样荡开。我偷偷从她的臂弯里探头出来望了她一眼，她干灰的嘴唇恰好甘甜地“吧嗒”了一下。我忍不住问：“那后来呢？洪水总会退的吧？”月贞婆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！洪水总会退的。”

四

洪水终于慢慢地退去，月贞和水生又回到刘寨村。此时的刘寨村和九曲河两岸的所有村庄一样已经不成村了，房屋被摧毁，家什被冲走了，目之所及，断垣残壁，一片荒芜，原本生机勃勃的九曲河两岸，此时黄浊一片，死气沉沉。母亲带着月贞来到自家的桑基鱼塘前，原本围起来的鱼塘塌下去了，剩下浅浅的一滩浊水，有些来不及跟洪水退去的小鱼小虾，在水洼里不知死活地弹跳着。没被洪水带走的桑树，病怏怏地斜歪在塘基上，原来在塘基上，父亲还用竹子和稻草搭了一间棚子的，现在棚子也被冲走了，剩下四根光秃秃的竹柱。母亲蹒跚着走过去，抚摸着竹柱说：“冲得这么彻底啊？真的连一点的念想都不给我留下？”

母亲折了六根树枝，捏上湿土，拉月贞跪下来，向着九曲河延伸而去的方向磕了三个头，母亲说：“她爸，我要带月贞走了，你如果在天上有灵，听得到我说话，就替我照顾好亮亮，他是个男孩，调皮捣蛋，你别恼火他，不要在天上了，还整天打他啊！”

月贞听得母亲这样说，一家人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幸福时光似乎就在眼前浮现，忍不住一阵心酸，泪水又涌了出来。

母亲拉着月贞踩着一路的泥泞往东走去，月贞问：“妈，我们去哪里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阿爸和弟弟没有了，家也没有了，妈听讲，长岐那边有人要去南洋，我们也去南洋吧！”

“南洋有多远？阿爸和弟弟要是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”